

LE TEMPS DES AMOUR

充满 爱的 时代

〔法〕邢怀伟 薛敏 译
奥尔 著



明天出版社

充满爱的时代

〔法〕马塞尔·帕尼奥尔 著

邢怀伟 薛敏 译

明天出版社

1990年·济南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剧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晚年回忆录中的一部。它反映了作者中学时期的生活，向人们展示了作为一位剧作家、电影工作者、回忆录作家坎坷的一生和艰难的成长过程。人物刻画生动、鲜明。我们从中不难看到作者独特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朴素的思想感情。

充满爱的时代

〔法〕马塞尔·帕尼奥尔 著

邢怀伟 薛敏 译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9.5印张 125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7

ISBN7—5332—0837—4

I·110 定价：3.20元

作 家 介 绍

法国当代著名剧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1895～1974年）生于靠近马赛的一个名叫奥巴涅的小镇。他的祖先是西班牙人，祖上几代人曾专门经营军火行业。但是，到他祖父安德烈·帕尼奥尔时，由于偶尔发生的一次事故，使他放弃了军火行当，成了一名在奥巴涅远近闻名、技艺高超的石匠。他的这位祖父一生受的教育不多，痛感没有文化的苦衷。所以，终日勤勤恳恳地工作，供养他六个孩子接受教育。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孩子们都能得到教育，我愿意罄其所有。”靠着这样一位明智的祖父，马塞尔·帕尼奥尔的父亲后来才圆满地毕业于师范学校，成了一名小学教师。

帕尼奥尔的父亲名叫约瑟夫·帕尼奥尔。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便怀着一腔热血，立志要解决马赛附

近穷乡僻壤的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他不忘自己上学时的艰辛，牢记父亲的话：“受教育是每个人都应得到的神圣的东西。”由于约瑟夫·帕尼奥尔在传播教育方面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法国文化教育部门曾授予他法国教育荣誉勋章。约瑟夫·帕尼奥尔像他父亲一样，一生为人正直、诚恳，对工作任劳任怨，一丝不苟，这些优良品德对他儿子帕尼奥尔的健康成长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帕尼奥尔在家排行老大，有一弟一妹。由于是长子，加之严父慈母的循循教导，帕尼奥尔从小就明达事理，懂得父母的心思，善于思考观察，有抱负，这从他第一次跟父亲和姨父于勒去普罗旺斯乡间狩猎，第一次学做诗时的一些心理活动中便可窥见一斑。

帕尼奥尔的写作生涯可以追溯到中学时期。在中学时，他就曾写过一首比较出色的诗，题为《一只小蟋蟀的歌声》。诗虽然不很长，也未达到成熟或尽善尽美的程度，但是，它却揉进了许多名作家、诗人的写作手法。在这首诗里，能听到拉·封丹笔下的蝉与蚂蚁的对话，能看到雨果诗中的破格写法，还有马莱伯等诗人的影子。这可以算作他的第一篇较成功的诗作。这首诗是这样的美丽，给人以遐想，致使当时他的一些老师和同学怀疑不是他亲笔所作，而是抄袭

哪位名家的。然而，这的确是帕尼奥尔所作，是他早年崭露出自己文学天赋的诗篇。他还曾幻想当一名像拉辛、缪塞一样的伟大哀歌诗人，或做一名蒙泰涅或夏多布里盎式的诗人。这种急于成才的强烈欲望促使帕尼奥尔较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

帕尼奥尔曾做过英语教师，但他一直不知辛劳地在文学这块园地上耕耘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对整个法国和欧洲的腐朽的社会现实，对那些人心动摇涣散、上层社会尔虞我诈、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各种卑劣现象极为痛恨，决心奋起给予痛击。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激励着帕尼奥尔的创作热情，于是，他便在1926年与他的朋友尼涅阿合作，写出了他的第一个讽刺剧《出卖荣誉的商人》。时隔四五年，帕尼奥尔又发表了他的另一篇尖刻、辛辣，也是他最为成功的作品——讽刺剧《塞巴兹》。该剧在世界许多地方被搬上过舞台，受到了各国人民的欢迎。在我国，这个剧也曾几次被搬上舞台，为我国广大人民所熟悉和喜爱。最近，北京一家艺术剧院又上演了这出戏。

帕尼奥尔还写出了其他不少杰出的剧本。其中有被人们称做“马赛人的三部曲”的《恺撒》（1937年）、《马里尤斯》（1931年）和《法妮》（1932年）。还有《面包师的妻子》（1927年）、《水井工的

女儿》等等。他还把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翻译成法文。值得顺便一提的，也是令人感到瞠目结舌的是，帕尼奥尔不但创作了大量被人们喜爱的剧本，而且还常常亲自登台同演员们一起排戏、演戏。以后他自己拥有了一家电影公司，他又同演员一起拍电影。1945年，他被选入法兰西学院，成为该院的终身院士。

帕尼奥尔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法国著名的电影工作者，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回忆录作家。他晚年创作的回忆录三部曲《父亲的光荣》（1957年）、《母亲的城堡》（1958年）和《秘密时代》（1960年），被法国人民认为是普罗旺斯地区^①的风物志。

《充满爱的时代》（1958年～1962年），是作者晚年写的回忆录中的最后一部，生前始终没有发表。存稿是在作者死后从他的案卷里被发现的，最后由他的朋友贝尔纳·德·法卢阿整理出版。《充满爱的时代》重点向我们展示了他中学时期的生活。

帕尼奥尔的回忆录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反映了作者青年时代的生活。通过阅读帕尼奥尔的作品可以提高我们对文艺作品应该反映什么，如何

^①位于法国南部。

反映等问题的认识，了解他创作中的朴素的思想感情，看到了他独特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

希望更多的读者从帕尼奥尔的作品中获得启发和教育。

译 者

1989年6月

序

一种新动力的诸因素

一个人在他作出某个决定时的感觉是十分轻松愉快的，但他要作出最后一项抉择，要来驾驭自己的生活，这就难了。然而，这一切对我来说，现在都已经实现。

《塞巴兹》、《马里尤斯》和《法妮》都已写完，并且按照我自己所要求的方式也都逐一定稿。我现在离开了舞台，因为很久以来，我就想做一件别的事情，可一直又没有时间去做。所以在此，我执意要把这件事情奉告于读者，向他们讲明自己做这件事情的缘由。

像大家一样，我也曾接受过文学教育，学过人文科学。在我二十五岁时，已经获得了不少门类不同的大学文凭，并且具备了欣赏荷马、威吉尔、歌德和莎

士比亚作品的 ability。但我也曾一度坚定不移地认为“3的平方等于6”。

毫不讳言，在中学时期，我也上过数学课，也学过理工课程。然而，这些课程是专门给有“文学天赋的”学生设制的。授课的内容本来就简明扼要，并都做了大量删节。在讲到通过什么论证才导致那些运算公式时，老师们却只是略提一下，便一带而过。原因是我们听不懂这些推理，加上一个星期只有两个钟头的课时，我们没有时间把几何、代数、物理、化学和天文学都统统学一遍。我们曾有一位好老师，名叫克洛斯先生，他经常亏本卖给我们一些油印讲义。对我们来说，他身上存在着许多温情，但又有不少让人鄙视之处。每当他给我们解释某个很难理解的公式时，他老是这样对我们说：“我也给你们解释不了这个公式是怎样论证到这一步的，你们也不懂；不过，你们要尽量把它背过。我向你们保证，这个公式是正确的，它有着坚实的基础。”说到底，上这种课不是在那儿学习科学，而简直成了科学宗教课，是对宗教奥义的经常性的默启。

就为这个，十年后的一天，我打开一本物理书，重又开始学习。

※

※

※

有时，当某位同学向克洛斯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时，他就试着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不仅快、不仅肤浅，而且还常常违背原意：根本触及不到问题的实质，真像某位很有教养的先生迫不得已地在那里给一些太太们讲一件猥亵的事情，使用的语言总是遮遮掩掩、含糊其辞。

在克洛斯先生给我们的那些公式中，有一些也是令人着迷的。他站在讲台高处，高声讲：

“圆周面积感到自豪，
自己等于 $2\pi R$ ，真巧！
圆面积也觉得十分愉快，
自己等于 πR^2 ，不多不少！”

然后，他笑了，好像在说：“既然你们都是富有文学天赋的学生，我也就给你们赋以诗的形式讲授。”

在做了同样一段诗后，他就兴高采烈地看着我们。又像是在说：“嗯？这诗你们不懂？”全班同学被圆周面积的自豪弄昏了头，也被圆面积充满的喜悦所征服，然而，唯独对他发出的长时间的哗哗叫声流露出欣赏的感情。

克洛斯先生这时用一支很大的木制圆规敲着讲桌，然后又说：“看到了吗，先生们？你们根本不能

轻视诗的作用：尤其是在它被用于科学、并为科学服务的时候。”

他又说：

“球面的体积，

任你怎样变换，

都等于 $\frac{4}{3}\pi R^2$ 这个积。”

他孤芳自赏——时间已过去了二十秒。

他用眼睛扫视着全班，从伊夫·布德到阿韦里诺他都看个遍。接着，他竖起食指，眯缝着眼，低声补充道：

“哪怕它是一块木头。”

他把最后这一诗句看得十分重要，他说这句诗时是用的一种严肃中带有得意的腔调。不过，这句诗不再是针对我们讲的：他这是在给球面自己讲话，他是在事先通知球面、警告球面，不管它玩弄什么样的花招，不管它是多么的背信弃义，不管它是怎样像普罗米修斯那样变化多端，不管它是实体的、空心的、重的、还是轻的，不管是铁制的、石墨的、白垩的、锰的、铜的、石膏的或是锌镀锡的，甚至是（像那句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话所说的）“它是一块木头”，它都逃脱不出几何学已经把它囹圄的公式：只要扣动一下

这一可怕武器的扳机： $\frac{4}{3}\pi R^2$ ——那怕它是一块木头，球面就会被掌握、测得、战胜。

它是圆的，又是丰满的，人们仅仅扣动一下这一镀镍武器的扳机： $\frac{4}{3}\pi R^2$ （尽管它是一块木头），就可以把它的尸体横卧在一张光滑的纸上。

克洛斯先生做完他这一拿手杰作以后，又得意了一会儿。随后，他眉头舒展，脸上又露出温厚、随和、宽容的表情，不很猛烈地卷着小舌音r，补充道：

“也可以这样说”。

“即使它是用木头做的。”

然而，他把“木头”发成了“蟒蛇”的音。

※

※

※

我们的物理课和化学课由奥南托先生给上。他蓄着一撮黑山羊胡，看上去倒象摩菲斯特，相比之下，他更年轻些就是了；他权力很大，然而很善良。像克洛斯先生一样，我们对他也有一种亲热中带有鄙视的感情。

校方有一项完全愚蠢的教学计划，安排他用一百五十堂课的时间，教完那伙连解初级方程都不会的放纵学生们的全部物理和化学课程。

这些课程常让他当做直线上升的哲学课上，就是说，这些课程在去其糟粕后，完全由贝克莱、费赫特、绝对命令、实用主义、奥古斯都、孔德以及帕拉里浦东所代替了。

为了让我们这些傻学生感到好玩，奥南托以极大的耐心为我们做各种实验。当我看见一块铁丝在盛有氧气的大口瓶子里燃烧着，一盏水银灯把奥南托先生的黑胡髭熏绿时，我才想到这几节是实验课。他手里拿着一根试管，一边晃着，一边说：“你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东西一会儿就将变成蓝色的。”最后，我看到——这也是我们物理课上的最出神入化的时刻——一块不稳定的钠在一个形似夜壶的盆子的表面做着令人惊恐的曲线航行，然后发出一束束骤光，还伴随着狂怒的噼哩啪啦声，真像处身在一场海底火灾之中。

※

※

※

说实在的，后来我不是凭着对数学和物理学的真正理解，而是靠着克洛斯先生的那些史诗和奥南托先生的各种发出噼哩啪啦声响的戏法通过了自己的中学毕业会考^①。不过，从这两位出色的教师那里我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做一件事情，他们也只能教给我做这样

^①相当于我国的高中毕业考试。本书另外提到的“业士考试”，也属于此类。

一件事情，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们教会我的只是一种强烈的求知欲。

马塞尔·帕尼奥尔

1930年

1 秘密会社

在很久以后，我才发现了自己求学过程中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我的家，我亲爱的家已不再是我生活的中心，只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才能同家人团聚，并且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我谈到我们学校、回答父亲或保罗提出的问题时，也不是什么都跟他们讲，我跟他们讲话真像一个旅行家给那些从未到过巴西和加拿大的人讲话一样，就是给他们讲那儿发生的一切，他们也不懂。

不知是何原因，保罗也实在觉着，对他来说，我已变成了一位陌生人。他不再像从前那样爱我了，相反地，变得非常羡慕起我来。的确，我们再也不在一起玩了。星期四，他的几个小伙伴儿来家找他，我就同拉纽和施密德一起去踢足球，或去波雷利公园溜车。我有我自己的秘密。我已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一个我扮演着新角色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他们肯定都还不曾认识。

在我一生中，每当回忆起自己所扮演的一长串人物角色时，我就在想我是谁。在我母亲身边，我算是一个孝顺、大胆，却又很怯弱的孩子；在克莱芒蒂娜^①眼里，我曾是一位力量无比的、惊奇的观众；与伊莎贝尔^②在一块，我曾用四只爪子在地上爬过，然后又灰溜溜地跑掉……最后，在学校里，我又成了一位组织者，一位机智多谋的小头领。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不能让家人闯入我刚刚建立起的王国，何况我还害怕在这个王国里，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

※

※

在走读生中，我们仅有一位真正够得上朋友的，这就是梅里诺斯。他长得个子很高，棕色皮肤，大鼻子，他自己叫做“鹰钩鼻”。他对穿着相当讲究，我可以说，要想注意到这些，只需在第一次课间休息里就能看到。

凭他说话时语言的魅力以及出坏主意时那种丰富的想像力就很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我们更赞赏他那广博的医学知识。

①、②克莱芒蒂娜和伊莎贝尔均为作者的堂、表妹。